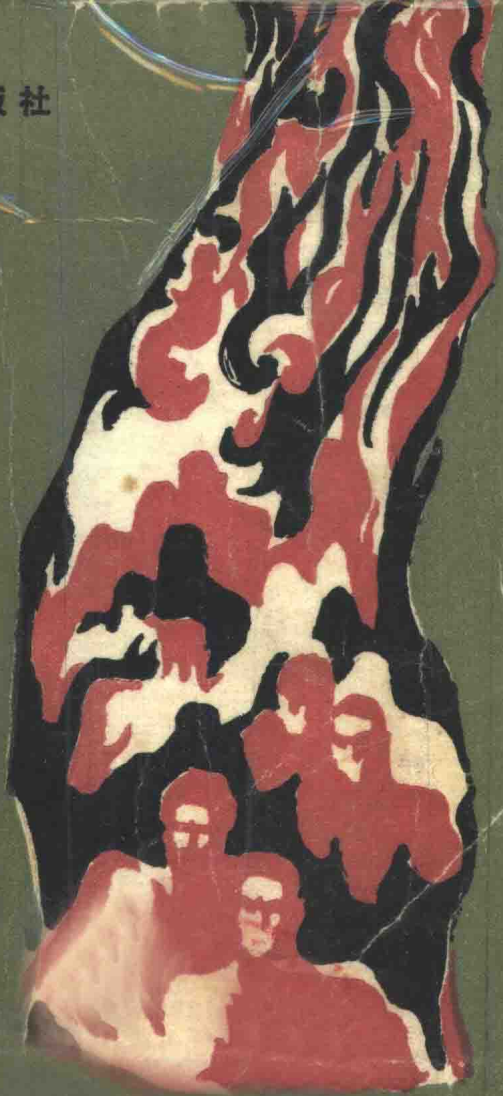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结冰的心

李岸

结冰的心

李 岸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1985年·长沙

结 冰 的 心

李 岸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74,000 印张：13.25 印数：1—82,000

统一书号：10109·1833 定价：(平装)2.00元

崭新的角度 广阔的画面

——序《结冰的心》

刘绍棠

李岸的长篇小说《结冰的心》就要出版了，我和他分享收获的喜悦。

自五十年代以来，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趣，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奋发，使我和李岸结下深厚的友谊。虽然天南地北，我们身各一方，但是互相关心，有如形影不离。我在创作上每有寸进，都得到李岸的精神助力，李岸也因我对他的实力坚信不疑，而在创作上孜孜不倦。因此，如果把《结冰的心》比作李岸的儿女，那么《结冰的心》也便是我的子侄。

然而，与此同时，却又有一股伤感袭上我的心头。往事如昨，不可磨灭；我在祝贺五十岁的李岸的长篇新作即将出版的同时，想起了四分之一世纪前，才华横溢的二十五岁的李岸，出手不凡，一部描写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地下长城》已经确定出版。正春风得意，不料忽来疾风暴雨，人遭不测，也就因人废文，《地下长城》胎死，未能问世。患难与共，我那部已经刊出预告的描写北运河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装在一只小型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也被弃如敝

展，从印刷厂掷回，埋葬于我家庭院的老枣树下。

二十二年后重返文坛，我的长篇小说已经不能死而复活，却希望李岸的《地下长城》能够重见天日；谁知又生死与共，《地下长城》也毁于十年内乱，而与《金色的运河》相见于黄泉了。

当我在坎坷岁月中创作的长篇小说陆续出版的时候，我得知李岸的长篇小说也已经完稿，恨不得一夜之间拿到样书。

现在，《结冰的心》的出版指日可待，弥补了《地下长城》的损失，令人感到欣慰，更为之振奋。

两年前，我为李岸的短篇小说集作序，曾经写道：“我相信李岸将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不仅因为我了解他过去的水平，而且也由于我深知他现在的潜力。”《结冰的心》的出版，足以证明此言不虚，也没有言过其实。

《结冰的心》的独具特色，首先在于它没有因袭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常规写法，没有按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来安排叙事性的情节；而是以大革命时期湖南的一个地区为舞台，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不同人物的各不相同而又互相牵连的特殊命运。通过这些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阶级和血缘关系，展开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并且与当时的政治风云和革命斗争拧结在一起，表现1925年——1927年革命风暴席卷一切的主题。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为重心，故事性很强，近四十万字的长篇，能够吸引读者一口气看完。同时，小说具有浓郁的湖南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也是一部乡土文学的佳作。

这是从新的角度，对革命历史题材进行新的开拓。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无限宽阔。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只限于一方

一隅，是愧对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的。

李岸自进入文学创作行列，便特别追求推陈出新，这是他的鲜明的创作个性。中国人的艺术欣赏习惯，喜欢无巧不成书。所谓巧，便是偶然或意料之外。但是，这个偶然是必然之中的偶然，意料之外是情理之中的意料之外，而不是荒诞不经的胡编乱造。我希望，李岸今后的创作，将更加使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做出尽力的贡献。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作家摆脱了反映大革命时期的小说笔法，没有正面描绘一般的过程，而是深入人物的心灵，从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和矛盾冲突中，反映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歌颂了坚定的共产党人，鞭笞了可耻的叛徒，揭露了敌人的虚伪和凶残，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作品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文字力透纸背，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目 次

崭新的角度 广阔的画面

——序《结冰的心》

刘绍棠

一、	被高山隔开了的父子	1
二、	珍珠飘零录	16
三、	中国人玩牌有多少种类？	34
四、	蹦蹦跳啊，玉兔！	56
五、	逃婚者的功勋	79
六、	鹅卵石与柳叶刀在空中飞舞	95
七、	人变猴	116
八、	谁是官军？谁是土匪？	132
九、	如果要自杀，请用王麻子的剃刀	155
十、	咏叹调、协奏曲	172
十一、	好厉害的钻子兵	194
十二、	会钻篱笆的扒灰老子	217
十三、	天下哪有扫帚星？	239
十四、	拨动感情的弦儿	261
十五、	爱的触角	284
十六、	在夜海中游泳	303
十七、	你有初一，我有十五	320

十八、	双料哑巴	338
十九、	筵席留下了空位	357
二十、	嫉妒，这一个魔鬼	375
二十一、	提线木偶	393
二十二、	死亡，最好选择在梦中	409
二十三、	学士卷走了美女	426
二十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450
二十五、	泪花儿、汗珠儿	465
二十六、	通人情的妖精	484
二十七、	远距离包围圈	501
二十八、	爱和恨的旋风	515
二十九、	哎呀，玉镯！	532
三十、	心，当真会结冰吗？	547

被高山隔开了的父亲

追捕幻影是一幕有趣的游戏。象穷人在梦中挖出了一坛埋在地底下的黄金，龚石山生活到二十三岁，突然发现人世另外有一个生育他的父亲……

走啊，走啊，他急煎煎地在铺着清一色的长腰子石板的街面上走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耸人听闻的事件，古老的九曲县城，车马频繁，行人拥挤：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西装革履的假洋鬼子，花枝招展的名媛歌妓，不修边幅的骚人墨客……不约而同地往城堡的东头流动着。

太阳象一团滚烫的火球悬挂在苍穹的正中，游动的云层经不起辐射线的蒸烤，慢慢地消释隐没掉了，石头热得烫脚，空气似乎稍一摩擦就可以生火。幸而东南方吹来一阵阵潮湿的略带咸味的海风，它驱散了包围着人体的热流，造成一种酷暑并未降临的假象。

揽月桥前，老百姓们被挡住了去路，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大兵们如临大敌，值星官的嘴里发布着不容违抗的通令：“喂喂，让县知事谢大人的官轿先过，谁敢争先恐后、乱冲乱挤，老子打他二十下屁股板子！”

县知事者，一个县治的皇帝老子也。名义上是一粒七品芝麻，实际上却是一颗王冠上的宝石，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具有绝对性的权威，顺之则存，逆之则亡。据说打屁股板子属于一种“国粹”，中华民国的招牌挂了十四年啦，祖宗的法规几乎原封未动。谢秋如现在去拜访本地的一个望门巨户，四名轿夫脚不停步地奔跑着，坐在绿呢官轿中的他，半闭着眼睛正在调养心性，考虑着今天的场面应当如何应酬……

“秀才老表，东门口那边出了凶杀案么？”龚石山的背后，一个脑壳剃得精光的老馆子向另一位把辫子盘在帽子里的长衫先生请教。对头发的处理，他们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但并不妨碍两人成为相契的朋友。

长衫先生姓赵，单名一个卷字。他手里提着玲珑精巧的鸟笼，一只孤单的八哥在笼里悲哀凄婉地叫着，主人对它的申诉全不理睬，只顾回答老馆子的问话：“非也，非也，抱冰府开仓济贫，今天扎起棚子施粥。”

光头老馆子说：“三个月没有下雨了，乡里死人牵线线啊。真是前世孽多了孽，一死就是一家，有的死得无人钩门栓了。”

赵卷先生无限感慨地言道：“善哉，善哉！吴冰寒老爷知书知礼，我敢说他出污泥而不染，是九曲县境的第一流的好人。”

龚石山不由一怔，他们所议论的，不是自己专程前来寻找的吴老爷么？开仓济贫是真的吗？空气中飘散着虚假的元素，抓住诚实颇不容易。“咔嚓”一声，理想的钳子似乎夹紧了事实的尾巴，稍不留神，你不过装了一口袋的彩色的梦！

光脑壳老倌子名唤邱皮，他也有随身携带的一套谋生的特种行当。只因家道贫寒，不能象赵秀才那样一辈子提个鸟笼，从东街串到西街，优哉游哉，消磨时日；与他永远相伴的，是一个装满了剃刀、剪刀、梳子、挖耳子的小木箱子。这个爱管闲事的剃头匠，眼观四方，耳听八面，三教九流，都有知己，最熟悉九曲城的掌故。他口若悬河地说：“全城的面面人物都出场了，秀才老表，你认得吗？第二顶轿子抬着扒灰老子梁镜翔啊，大媳妇、二媳妇听说都被他搞到手了……”

赵卷说：“我也有所风闻，现在只看这老倒毛在就要过门的三媳妇的石榴裙下，能不能又捞着油水。”

“骑枣红马的那个黑傻大块头，你的眼睛有点起雾了吧，就是鲁挺——鲁老爷呀，早年的山东响马，当过孙传芳的团长。为小老婆偷人，杀了他的上司，七流八窜到了云南，拦路腰劫了一个鸦片烟贩子的两挑子硬货，发了横财，走到九曲他姨父家娶了表妹，开了一家烟馆。”邱皮碰了碰赵卷的鸟笼：“快看快看，秀才老表，县商会会长朱子敬的洋包车子几多气派呀，胶轳辘轮儿，雪亮的钢丝，铃儿响得好脆。旁边坐着他的七姨太呢，太妖冶了，太奢侈了，她不荡光他的百万家财，你可以把我脖子上的七斤半（指脑袋）一刀砍脱！”

“下贱的妇道，从如春楼妓院赎买出来才几天啊，就恬不知耻地出来摆街，呸！”长衫先生往地下吐一口唾沫。

“妈也，保育院徐院长的青缎皮轿子后面真的凿了一个孔哩，”邱皮神采飞扬地嘿嘿笑道：“这个老黄花女，吃了二十年的清斋，装了一辈子的正经，其实比偷人偷得飞的七姨太还

要风骚。街面上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她没有事儿就坐着轿子四处兜风，常常透过轿衣上的洞儿，搜索出美貌男子，就派拉纤的婆子悄悄跟去，送上一张用布纹纸印着‘九曲县孤儿保育院院长——徐洁’的名片，说是请他参观收容了三十六个孤儿的慈善机关；一进了保育院的大门，黄鸡婆呀，炖团鱼呀，葱炒蛋呀，人参汤呀，鹿茸酒呀……只怕你口小肚皮窄罗……嘻嘻，这叫做‘徐娘钓金龟’呢。”

“你这是肚子和肠子商量一气瞎胡编的。”

“谁乱嚼舌头遭五雷劈顶！”邱皮发表最严正的声明：“秀才老表，徐洁和九曲县的浪荡公子鬼混的消息传到她的老家，哥哥在汉口当官是一个正派的人物，他想妹子高不成低不就地耽误了青春，寻找野食太出丑了，何不光明正大地嫁个丈夫，几次写信劝嫁，倒让徐院长说哥哥破坏她吃斋守节，骂了个狗血淋头。哥哥火了，他乔装打扮为一个英俊风流的学士，暗暗来到九曲城里，不出三天，果然也被钓进保育院了。”

“糟也，糟也。”长衫先生幸灾乐祸地搓着手掌。

挖出别人的隐私，加以挖苦戏弄，据说可以使一颗空虚的心，得到某种兽性的满足，邱皮的眼睛兴奋得眯成一线缝了：“那天，徐院长的脸上打了一层铜钱厚的胭脂水粉，扭着水蛇腰儿来到酒席筵前，哥哥低头不语，她以为学士害羞，三杯黄酒落肚，春心大动，竟上前往对方的嘴巴里喂菜，啃哈——天撞满了。她哥哥揭掉头上的博士帽儿，撕脱贴在嘴边的一撇胡子，左右开弓，对着妹妹的脸打了两个耳光，宣布脱离兄妹关系，迳自回汉口去了。”

龚石山正听得津津有味，不料坐轿、坐车和骑马的人物

陆续过完，余下轮到迈两条腿的小民们走了。赵卷、邱皮也中断了这类“信不信由你”的故事。龚石山好不惋惜，尾随着徐徐移动的人流，跨过了揽月桥。

穿越了店铺林立的街道，来到座落在东门口、紧靠九曲河边的抱冰府，衣冠楚楚的上流社会的人士都依次走进了大门。龚石山呢？上身穿一件打了补丁的青洋布对襟大褂，下边吊一条蓝英丹士林灯笼裤子，和许多看热闹的市民一样，被堵在竹篱笆的外面。

婴儿离开了母体，就不客气地分成了许多等级。送子娘娘太不公平了吧。身价低贱有什么法子可想？龚石山蹲在地上打了一会儿盹儿，发觉大门口有了点动静。接着，听得清一个鸭公嗓儿的吆喝声了：“闪开，闪开，吴冰寒老爷驾到。”

来了来了，跑了几十里的山路，总算没有白费了脚劲。在八员家丁和贴身保镖白如龙的卫护下，由大执事领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庄园主，迈着方步，走出朱漆泥金彩绘、钉着铁皮铜钉虎头兽环的大门。此人养息得极好，嫩皮细肉，白胖白胖，举止温文尔雅，频频地向饥民们招手致意。博士帽子，自由棍子，金丝边的眼镜架子，挂怀表的白银链子……四“子”排列着队伍。一整套的装饰品都搭配得非常熨贴，处处表现着一种标准化的、无懈可击的绅士风度。

“爸爸——”这两个字刚要从龚石山的声带上爬了出来，一种自惭形秽的悲怆的感情涌上心头；你喊爸爸，爸爸到底会不会认你这个儿子？他连忙用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且看灯笼裤子下面的一双脚吧：妈妈千针百线做的船形鞋，经不起旅途上的利石与荆棘的撕咬，已经裂开了讨饭吃的窟窿。由于

长年累月打着赤脚走路，脚趾头长得又硬又粗，简直象十个锋利的锉子，这些小家伙们又极不老实，此刻正从鞋帮的裂缝里往外窥视着这光怪陆离的世界。母亲陈述的故事，是不是苦女子的一场梦幻？……命运捉弄人啊，太偶然了，太离奇了，这可能吗？老虎和猫儿并不同一个祖宗，大鸷在哪里与鸡鸭共笼？省议会的议员、九曲县的首富，怎么会有一个贫困潦倒的当矿工的儿子？

他下意识地按了按对襟褂子的口袋，硬硬的，手指头触摸着一件金属品的棱角，母亲保存下来的信物实实在在带在身上呀。人为万物之灵，素称有感情的动物，他更是一位有教养的很体面的绅士，长期流落外地的孤儿今天回来认父亲了，难道他不高兴么？不会不会，当然不会，一定少不了殷勤的接待，亲切的问候，尽情的痛哭。从此，他可以日夜厮守在慈祥的父亲的膝前，补偿补偿那失去得太多的天伦的乐趣。他自然不会过骄奢淫逸的大少爷生活，但是随着身份的变化，穿着还得换换朝啊；毛哔叽的衣裤，直贡缎的帽子，翻皮领的外套……他为生活所迫下矿井干活，但一天也没有间断过读书写字，人生太单调了，只有从线装书和洋装书里，才可以找到欢乐。多少年来，他都梦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受人尊敬的人物，爸爸的书房里的藏书一定相当丰富，他是要好好地用点功了。

“站远一点，穷酸的饿鬼！”白如龙的斥责声使龚石山收敛住狂马一样奔驰的思绪。只听见大执事的鸭公嗓儿在嘶嘶地叫喊：“前天，吴老爷才从长沙打道回府，今天，就在这九曲县地面第一个开了粥棚。嘿嘿，吴老爷的豁达开明、急公

好义真令人五体投地！此刻他的客厅内本来高朋满座，宾客如云；但是，吴老爷一贯爱民如子，体恤黎民的疾苦，百忙中抽出一点闲空，想和各位父老寒暄几句。”

吴冰寒用自由棍子敲敲地面。他沐猴而冠，粉墨登场了，象朗诵格律诗一样地有节奏地发表着讲演：“诸位，如今世风日下，道德沉沦，九曲城内外，谣言蜂起，都是过激党在兴妖作怪呢。我等久居一地，理当同舟共济。助人为快乐之本，值此大旱之年，饥民饿毙道旁，冰寒虽然手头并不宽裕，但自爱必先爱人，登高才能望远，还是以大义为重，拿出两百担谷子出来施粥济穷，共度时艰，敬请诸位父老兄弟切勿轻信游词，盲从暴行，远则危及大局，近则害及一身。”

对这种要懂不懂的官样文章，大部分男女保持缄默，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母亲用干瘪的乳头堵住了哇哇啼哭的细崽，一定有几天没吃饭了，她双目下陷，神态木然，连大襟衣服的布纽扣都未曾扣住，饥饿使她忘记女性最起码的羞耻感了；男人们也只听得自己腹内的饥肠在咕噜噜地鸣叫着，这是最适宜在出殡时演奏的独一无二的哀乐，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饿魔向消化功能特别良好的人们的进攻，注意力集中到一点：望着柴火正旺，热汽升腾、粥汁“啾啾”作响的荷叶锅子……

“开锅——”大执事象司礼官似的高喊一句，为了在主子面前邀功，可以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指挥着家丁们，在粥锅前摆了一张桌子，全盘倒出筷筒中的筷子，每给受惠者施舍一汤瓢的稀粥，就往筷筒当中插一根筹码。于是，从全县九都七十二团来的饥民们，排成一字长蛇阵儿，鱼贯地往

桌子前面穿堂而过，手腕上高高地举起盛粥的器皿：雪白的瓷碗，绛红的陶钵，粗糙的沙罐，光滑的瓦货，被人称为洋货、而在乡村尚未普及的搪瓷杯子……真可谓五彩斑斓，琳琅满目，好象在举办一个文明古国的碗杯展览会了。

被好奇心所驱使，龚石山顺便迈步参进了队列。从他一身的破衣烂衫来看，他当一个饥民是够格的。

然而他没有躲过吴冰寒的精密的鹰一样的眼睛。吴冰寒在队列中搜索搜索，马上发现来了一个奇怪的陌生的青年后生，他腰宽背阔，个儿顶高，发育得十分匀称。在开阔的天庭下，利剑似的蚕眉，卫护着两汪清泉似的又黑又大的眼睛。这是一对令吴冰寒非常不安的眼睛，既生疏又熟悉，既遥远又贴近，是遗传信息起作用吧，好象在记忆的深井里面见过这么两滴水珠，却又归纳不出一个确切的印象。大执事则纯粹从事务性的角度，教训龚石山道：“穷叫化子，想来讨碗粥水解一解口干，又不带个碗来。让开一步！还要我招呼你这位大少爷么？”

龚石山心里骂声“老狗！”等一下你晓得“大少爷”真的来到抱冰府了，尾巴恐怕还摇不赢呢，他不卑不亢地说道：“谁稀罕你们的施舍！我是来找人的。”

吴冰寒上前半步，笑容可掬地问：“你找谁呢？年轻的朋友。”

龚石山没有想到吴冰寒如此平易近人，他有点慌乱地说：“找一个老爷，也许是一个亲……亲戚。”

“小兄弟从那里来？”

“白鹭崖矿山。”